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# Chok、錯、戳

琴台聚 潘國森

前陣子我談談「chok」，該用甚麼漢字表達，這需要用語言學的手段來處理。

第一步要弄清楚用法和意義。「Chok」多帶譏諷意味，指當事人刻意擺出一個表情或姿勢，營造「chok」的味道(英文cool, 普通話譯為「酷」，意譯可作「冷傲」)。喜歡的便覺得「有型」；不喜歡的便覺得「造作」。或謂「chok」有「空虛」，「chok」是「空虛」的音譯，此說可疑。

「錯」和「戳」在廣東話都可以讀入聲的[co:k3] (按香港語言學會音標，惟入聲用[co:3])，實際音值與潮語[co:k3]相同，都可「候選」。孔仲南先生《廣東俗語考》提出用「廣州八聲韻調聲」表達讀音，「比之用切音，尤為便當」，即按相應的平上去入四聲互推。如「心審審[sam] 濕[sap7]」是陰的平上去入；「文憫憫[men] 物[me:ci]」是陽的平上去入；「芳妨放[foŋ] 霍[fo:k3]」是陰平、陰上、陰去、中入。「犬牙交錯」的錯字，不讀如錯誤的錯[co:3]，卻讀入聲[co:k3]，可依「芳妨放霍」例，從「蒼闖闖」[coŋ] 讀[co:k3] 導出。

第二步要比較應用語境是否相近。

香港通用廣東話有所謂「chok泥」，「chok」在此解作用力向上扯。這跟「釣泥」不同，那是指指士司機主導的違法經營，於繁忙時間安排不相識的乘客合資乘車往來固定地點。司機增加收入，乘客則省車資，雙方都得益。

還有「chok住條中氣」，有人認為是借用英文的

「chok」(「噁塞」義、「窒息」義)。林尚義先生就在評球時說「[chok] the middle」。又有「[chok] 順衫衫」指在晾衣服時，先將攪攪攪起來的衣服理順，在此「chok」有「猛烈擺動」義。還有「[chok] 勻樽順水」，西藥業水有時會出現沉澱，服用前要搖勻，在此「chok」有「猛烈搖動」義。

錯的本義是「以金塗飾」。錯字讀「co:3」為「交叉錯雜」義，如犬牙交錯、觥籌交錯等等。所以錯綜、錯雜等詞按詞源都讀「co:3」為宜，但是實際上讀如「chok」已為大眾接受。錯字最常用的「錯誤」義，本來就從「交錯」義引伸。錯又與厝(音讀co:3)相通，與打磨玉石有關，即所謂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。這裡的錯應該讀如「厝」，但讀「chok」亦為大眾接受。

「錯」字各義都無「猛動」義，不易跟上市口語的「chok」扯上關係。若說「chok」應寫作「錯」，則證據似嫌不足。不過古人常有一同音假借，按這個語用原則寫「錯」亦可。但因錯的[co:k3]音不常用，容易混淆，就不及「戳」那麼方便。

「戳」可讀「co:k3」或「mo:3」(co:k3)。「硬物刺擊」義、「豎立」義，作名詞則為「圖章」。香港人最常用這字是「戳戳」，即將「戳」變讀成陰入聲[co:k3]。

「打郵戳」即以郵用圖章在郵件上蓋印記，有少許「戳戳」義，那就比「交錯」的「錯」更貼近「chok」音的實際應用。

# 看得出的暴力傾向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隨著腦部掃描技術的發展，包括核磁共振、腦電圖、腦磁圖、跨顱磁刺激、跨顱直電刺激、正子斷層掃描等，科學家正研究可否透過此等技術，從個人腦部的反應讀出腦袋內所想的，以得知對方有否說謊，甚至從中找出先天的缺憾，幫助修補病變細胞，以降低成本。

專家透過腦部掃描，發現一個人在講大話時，會顯示出大腦中與認知相關的區域特別活躍。不過，這種掃描距離離離離測謊，尤其是用於法庭的可行性仍是很遙遠的事。

不過，腦部反應研究先天有犯罪傾向或是衝動型暴力犯有比較實在的成果。科學家在很早以前已經發現犯罪傾向可能在胎兒期已經形成。有科學家以監獄中的暴力犯與非暴力犯分別作研究，從腦部不同區域所呈現的活躍表現來看，發現兩者的明顯分別是衝動型的暴力犯，較容易注意到別人的敵意而激動，抑壓情緒的能力也較弱。不過，若以電流打在腦部某個特別活躍的區域，有助於他們的抑制能力提高。從而得知有暴力傾向的人，可能是腦部某個區域過於活躍所致，如果專家能針對這方面去協助這類人，足以減低他們的犯罪率及對社會的傷害，也是對社會安全的保護。

如果一個胎兒已有犯罪傾向，他的出生便注定了社會的計時炸彈，有機會長期被監禁，那麼這個人本身就是命運的不幸者。如果科學技術能認定犯罪傾向的存在，當然也能「治療」或「消除」這存在，這方面的技術發展無疑是社會福音。

如果犯罪傾向是由於腦袋出現問題，相信監獄中不少犯人其實是病人，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非監禁，期望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的發展，讓不幸者有新生機會。

# 言之過早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出書《論中國》(On China)，書中提及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與周恩來會晤時，周總理以「言之過早」來評論「法國大革命」；西方因而稱讚中國人眼光長遠和機智聰慧。

事實上，這是翻譯上的失誤，令周總理的言論被誤解。事隔四十年，當時的翻譯員在《論》書發佈會上作出糾正。

著名外交官傅立民(Chia Freeman)，長期負責中美外交事務，他為尼克松訪問北京擔任翻譯。他記得，當時尼克松問周總理對「法國大革命」(一七八九年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監獄)的看法，周總理以為尼克松問的，是發生在僅僅三年前(一九六八年)的巴黎學生騷動，於是周總理回答：「言之過早。」(Too early to say)。

評論二百年前發生的事件，仍然「言之過早」，顯然話中有話。但是，這句格言後來卻被西方人經常引用，以此稱讚中國人的深謀遠慮和機智聰慧。傅立民說，這個誤譯太「有趣」了，所以一直沒有糾正。但他強調，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騷動，的確用上「法國大革命」(French Revolution)和「巴黎公社」(Paris Commune)這些詞彙來形容他們的運動。傅立民認為自己沒有翻譯錯誤，純屬一種誤解。

據澳洲國立大學教授、漢學家白傑明(Geremie Baram)透露，北京外交檔案裡的確記載着，周總理當年所指的，是一九六八年的巴黎學生騷動。當年四十年的誤譯，我認爲是「有」趣。傅立民沒有盡職，他犯下最大的錯誤，是沒有即時詢問尼克松「法國大革命」所指何年，翻譯員的職責並非「照字搬紙」。

其次，尼克松訪華，話題理應圍繞中美兩國，何以突然跳出一個法國，而且是二百年前的法國。尼克松的「無厘頭」，難怪誤導了周總理。

原本是稱讚中國人的格言，如今竟成了反教材。英國《星期》(The Week)雜誌報道這「美麗」的誤解時說：「我們一直以為中國人機智聰慧，顯然並不如此。」

不介意做蠢人；介意的，是面對誤導人的蠢人。

# 喝茶 (上)

晨曦的陽光緩緩舞動裙擺，徐徐灑落在窗台上。現在我已逐漸養成了清晨品茗的習慣。身旁的茶壺已攪着茶葉，杯已擺好，水還在燒。一邊等着水開，一邊翻着一本現代散文集，集中竟然有那麼多篇章涉及喝茶的。的確，中國的茶文化歷史悠久。文人寫過相關喝茶的文章不計其數。李白、劉禹錫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蘇軾、陸游、元好問都寫過茶詩，民間也流傳着各種關於茶的楹聯和掌故。中國人喜歡喝茶，尤其文人。例如，周作人寫過許多關於喝茶的散文，我所看到的就有《喝茶》、《喫茶》，以及他後來寫的《再論喫茶》。他說得對，喝茶確實是個好題目。在他的《喝茶》開頭介紹了徐志摩在平民中學講「喫茶」，周作人推想徐志摩在

講日本的「茶道」。中國現代文壇中的許多驍將，曾生活求學於日本，日本的茶道相當有名，這也影響了周作人們的寫作。無論是激進的還是消極的文人，也都寫過喝茶的況味。也許，積極和消極難以說清，正如對我們而言，茶中的苦澀和甘美也難以分清。

喝茶，需要一個樓。朋友相聚總喜歡到咖啡店或者茶館裡喝茶。找一個公開又私人的空間聊天。朋友間的話題，既非密語，也非嚴肅話題，適合在介於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的場所進行。因此，咖啡店、茶樓是最適合朋友聚會的。多數餐館在進餐之前，總要上茶供人品茗。很多西餐館，咖啡店更是中西合璧，茶具和杯子都是透明的玻璃杯，使得喝茶也具有了喝咖啡的形式，中國文化兼有了西方文化的形式，西方文化也融入了中國的味道。相聚閒聊時，常看到火在下面徐徐燃燒，而茶水在火爐逐漸翻滾起來——和我一樣，他們在等水開。

茶端上來了。

那是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，人們常把主人公設想為蘇東坡。蘇東坡不僅僅有曠達浪漫，也有洗練犀利。可能，只有蘇東坡這樣的人，適合這樣的故事。蘇軾寫過的茶詩頗多，據說有八十多首了，在代表作《寄周安孺茶》裡稱茶是「靈品」、「迴超凡草木」，肯定是個喜茶愛茶之人。據說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，去訪問一位和尚，和尚以為是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，只慢慢地說了聲：「坐」，吩咐小和尚：「茶」。爾後，和尚見蘇東坡談吐不凡，非等閒之輩，便客氣地說：「請坐」，吩咐道「敬茶」。當他知道來客是大名鼎鼎的蘇東坡時，連忙招呼：「請上坐」，吩咐小和尚：「敬香茶」。蘇東坡臨走時，應和尚請求，寫下了一副對聯：坐，請坐，請上坐；

藏茶、洗茶、炙茶、碾茶、磨茶、羅茶、盪、點茶(調膏、擊拂)、品茶等。不知道那些玻璃杯器皿能夠煮出什麼茶來呢？而在咖啡館往往用大玻璃瓶盛放茶水，似乎中西合璧，或許多少有些不倫不類。咖啡館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交叉點，對茶文化的渲染自然不是濃墨重彩，然而這時的咖啡，這時的水果茶、桂花茶、芝麻茶、桂圓紅棗茶，都迅速擔負起了「喝茶」的任務。形式不必太在意，而對「喝茶」這門中國人處世方式的學問的內核而言，它們的意義卻沒多少改變。請客喝茶聚餐即處理各種「關係」。「關係」一個詞含義豐富，西方人可能還不能深諳此道，喝茶雖可解渴，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，它的寓意卻遠不限於此。現在，「喝茶」一詞還成為承載某種特殊含義的「專有名詞」，成為某種「關係」的重要組成部分——「被請去喝茶」，就是「被」找「被」談，在酒席上，在喝茶中。輕鬆聊天，和風細雨中告訴一些規則，該有的尺寸。在英文裡，直接用漢語拼音「gongfu」表示中國的「功夫」一詞之外，又出現了以「guanxi」來表示「關係」一詞，因為在英文裡，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詞能將中國特色的非常複雜的「關係」含義表達出來。喝茶的過程中充滿隱喻，「喝茶」這個詞充滿曖昧色彩，或許英文以「hecha」來指代「喝茶」一詞更恰當。

茶在日本又是另一番滋味。日本雖地屬東方，但常被認為是介於中西之間的國度。

日本的茶道相當有名。中國的茶道雖也有名，但在偌大的中國，一般的人家喝茶較難將茶上升到「道」。雖然，中國許多人都喝茶，但是在儀式程序上，不如日本人那麼的嚴格。



茶香鼻鼻。資料圖片



中國的茶文化歷史悠久。網上圖片

# 風雲再起

思旋天地 思旋

農曆七月五盂蘭節，又稱「中元節」，俗稱鬼門開，陰間鬼魂野鬼出籠鬼門開到處鬼食。陽間野鬼鬼門開，鬼食稍有差池而「撞邪撞鬼」。然而一人算不如鬼算，美國信貸評級被標普由A+下調至A，且把前景定為「負面」，是首次如此高票失最高信貸評級。牽一髮動全身，掀起全球金融市場風雲再起，風高浪急下，風暴後果極之嚴重。全球股市、匯市和商品市場皆大風大浪。為避險起見，黃金市場獨得其益，黃金價格「高處不勝高」，獨可以回升。華人尤喜購買黃金，既為保值也在婚嫁時作饋贈禮之用。友人陳太有親戚將於年底嫁女。親戚上頭，長輩多會以金飾作禮品。陳太在月初到金舖看中一對龍鳳鑲鑽手鐲。後來一想，如此高金價不值，過兩天金價會落下來買罷。殊不知，股市大瀉，黃金變了避難所，金價一再被炒高。坊間更傳可能會升到每安士二千元美金以上哩。陳太一聽之下，旋即再到金舖準備買下原先看上的龍鳳鑲鑽，售金者告知，價錢要多花不少了。陳太無法，怕再升忍痛付錢買下再算。無他啦，金融市場本已起風浪未平息，朝鮮半島烽煙又起。炒家不在黃金市場炒作翻雲覆雨才怪哩。保守如我者，不敢高價追金。

歐美債市危機重重，經濟因素是其一，政治因素脫不了。政黨私利作祟，全球投資者信心盡失。在所謂難免的套現抓現金在手，非也，又怕貶值。再回傳統思維手抓黃金可保值抗通脹，又不對。總而言之，十分脆弱毫無信心的投資者，對前景看不通，事實上，不確定因素著實多。退避維谷買實不是，市場又怎會不起風浪呢！雖然美國曾揚言低息可保持至二〇一三年，但保不保值得思慮。投入房地產買磚頭保值呢？多位朋友近月紛紛在高價沽出自置物業套現改租房子。他們是中產階級。

# 望江賓館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在成都，我們住進了十分幽雅，佔地甚廣的五星級「望江賓館」。

這家賓館原是軍隊的招待所，文革期間，由成都軍區管理，作為高級軍官讀書班培訓場所。當年還有一個神祕的「林彪官邸」，即在編島中央的繁華綠樹中掩映着一座仿古小樓，編四號樓。是二九六八軍隊方面接到林彪要來「視察」因而按他的類怕怕光開的生活習慣來修的。想不到剛到杭州看了林彪的「七〇四工程」，又在成都看到這座林彪並未進駐的「一行」。

後來大概是軍隊接到命令，不可營商，這座賓館便算「脫離」了軍隊的編制，成為五星級的飯店。往後，國家旅遊局評為「五星級賓館」，又評為「國家金級綠色飯店」。而且擁有飯店管理大師、優秀服務明星、烹飪大師等等，故稱高品質、高品位、國際化、專業化、文化型、森林型的生態園林酒店。

賓館雖然脫離軍隊編制，但在五福樓的二樓展

在成都市區，我們住進了十分幽雅，佔地甚廣的五星級「望江賓館」。

這家賓館原是軍隊的招待所，文革期間，由成都軍區管理，作為高級軍官讀書班培訓場所。當年還有一個神祕的「林彪官邸」，即在編島中央的繁華綠樹中掩映着一座仿古小樓，編四號樓。是二九六八軍隊方面接到林彪要來「視察」因而按他的類怕怕光開的生活習慣來修的。想不到剛到杭州看了林彪的「七〇四工程」，又在成都看到這座林彪並未進駐的「一行」。

後來大概是軍隊接到命令，不可營商，這座賓館便算「脫離」了軍隊的編制，成為五星級的飯店。往後，國家旅遊局評為「五星級賓館」，又評為「國家金級綠色飯店」。而且擁有飯店管理大師、優秀服務明星、烹飪大師等等，故稱高品質、高品位、國際化、專業化、文化型、森林型的生態園林酒店。

賓館雖然脫離軍隊編制，但在五福樓的二樓展

# 《武俠》——非主流電影

銀幕熱話 文傑

客觀而論，以下的論述或許又是《武俠》於內地公映兩周僅收一億元票房的原因。觀其片名，以為為腥、悲壯而兇殘、緊張卻沉重。精彩、悲壯和緊張，是不少主流電影成功的主要元素。血腥、兇殘和沉重，卻往往把影迷拒諸門外。兒童和青少年不能看，觀眾忌血腥不愛看，欲從電影裡尋找一刻輕鬆的觀眾不願看。不知道是，香港大導的原意，除卻好又叫座的卡士，《武俠》的其餘各種元素，並非筆者心目中的主流電影。《武俠》拍得出色，但喜歡與否，則由廣大觀眾決定。

今日的大中華電影市場，是大多數本地及國際電影公司兵家必爭之地。隨着內地電影市場日趨成熟，電影院數目與日俱增，放映場次每年超幾何級數遞增，三、五億元的票房看手到拿來之事。數字不騙人，大中華市場的發展潛力毋庸置疑，但同時觀眾的心志會隨着歲月而觀衆選擇愈多，影迷的要求愈多，再過幾年，觀衆將更懂得理順自己的要求。

以近年(2D)電影發展為例，道理同出一轍。自《阿凡達》後，3D熱潮瘋狂了，製作稍為叫座的電影，一窩蜂似的貼上3D的標籤。剛看了《變形金剛3：黑月降臨》，該片2D及3D同步上映，3D票價比2D貴上近倍，筆者「不幸」地選擇了3D版本，電影本身娛樂性一流，但3D版卻有騙人之嫌。所謂的3D，除了幾幕爆炸場面有些微「碎片」及「火花」跳出銀幕外，就只有中文字幕是立體的。

若觀眾初次看3D，未必有太多要求及期望。看過《阿凡達》及其他稍為叫座的3D電影，觀眾自然懂得分辨劣，但說觀衆是愚昧的，但論真金白銀購票捧場，愚昧不了多少。大中華電影市場如事實，但要在這英雄地分一杯羹、揚名立萬，並非唾手可得。



湯唯於《武俠》首演「絕望的主婦」。